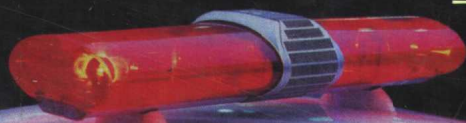


老/警/察/手/记/之/一

王作人/著



中国

西部大案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老警察手记之一

中国西部大案

王作人 著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西部大案/王作人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2. 9
(老警察手记; 1)

ISBN 7-80005-840-9/I·150

I. 中… II. 王…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1162 号

中国西部大案

作 者:王作人

责任编辑:刘汉太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
(100037)

电 话:(010)68994118

传 真:(010)68995974

电子邮件:nwpcn@public.bta.net.cn

网 址:www.newworld-press.com
www.nwp.com.cn

邮箱地址:public@nwp.com.cn

印 刷:北京秋豪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183 千字

印 张:10.7

版 次: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005-840-9/I·150

定 价:19.8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贾平凹

在与人的交往中，我吃过许多的亏，有些曾甚为密切者，到头来如狼一样的狠。王作人与我二十多年并不过多来往，但却互不厌烦。他偶尔来了，我说，坐，他坐；我说喝茶吧，他喝茶；相互问候了或询问了新近写作情况，然后就没话了，两个沉默寡言人，然后一笑，握手告别。凡到我那儿的人，初次来的，走时要送到楼下；二次来的，送到楼梯；三次来的只送到门口。作人我却每次送到楼下。有些人分手时说“再见”，其实心里盼不要再见。和作人说“再见”，真正是想再见。这次他要出书，要我做个序，竟托了别人说知我。多么生疏的人我都为人家作过，我还不肯为他写吗？可他总觉得不好意思，说是为了他要叫我受些辛苦，足见他的笃厚。

我们是以文相识的，交往也始终为文，没有发展到牌友或酒肉之朋。我写的文章他都看过，他写的文章我也全看过，该说好的就说好，不喜欢的就说不喜欢。我们有一个共同处：口笨，当面谈不来奉承话，虽然一时气氛不热烈，过后却无上当

之悔。

他是个老公安，我很羡慕他的工作。为了收集素材，曾托他帮我翻阅过许多案卷，我也劝他多写些法制题材方面的作品。作人果然写出了相当数量的这方面的作品，水平整齐，没有过大起大落，颇得文坛熟悉，很得心应手，又视野开阔，运笔自如，读起来引人入胜，掩卷了沉思不已。法制题材的作品向来难写，一是容易流于情节，落入俗套；二是多写表象，难以深刻。作人能写到这个份上，取得的成绩，真让朋友们庆贺。

一个笃诚的人，认真生活，认真写作，交这样的朋友不会受累受害，读这样的作品，不会感到无聊和失望。

于辛巳年冬日夜



目 录

序	贾平凹
古 都 寒 月	
——名画家被杀案侦破纪实	1
唐 城 血 案	
——唐城大厦“黄金”抢劫案侦破记	39
红 颜 白 骨	
——四年凶杀案侦破纪实	65
瞬 息 安 危	
——西安火车站爆炸未遂案侦破纪实	93
紧 急 行 动	
——“黑螭螭”黑社会覆灭记	111
梦 断 拉 萨	
——冒牌“上校”和他的“物资供应站”破灭记	131
在 劫 难 逃	
——大毒枭陆玉然贩毒团伙覆灭记	145



失 踪 疑 案	
——蓝国山杀人抢劫案侦破纪实	163
三 圣 出 世	
——唐代珍贵文物“东方三圣”回归纪实	195
孤 独 黄 昏	
——留苏老教授王玉荣杀妻戮孙案透析	207
彩 俑 沉 浮	
——明代文物被盗案侦破纪实	221
粉 红 陷 阱	
——一个年轻女性的人生歧路	239
天 使 魔 鬼	
——一个医务工作者的悲剧	259
生 死 较 量	
——魏振海特大犯罪团伙覆灭纪实	275
风 流 命 案	
——桩新“十五贯”案件的侦破	295





古都寒月

——名画家被杀案侦破纪实

华宅静悄悄

古城西安南城墙外，有一条南北走向的马路，因陕西省歌舞剧团、乐团、戏剧研究院、艺术学校均聚于马路东侧，故名“文艺路”。这里集中了一大批著名的演员和艺术家，曾经倍受人们的仰慕和青睐。但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富于刺激的通俗音乐日趋兴盛火爆，严肃的戏曲歌舞逐渐寂寞冷落，长长的一条文艺路也就变成了五光十色、人头涌动的布料街，浓了的是商业气息，淡了的是艺术氛围。

作为陕西戏曲最高艺术殿堂的省戏曲研究院，在这种大气候下显出了几分萧瑟和寒怆。无论是办公楼、排练厅还是职工宿舍，大都是二三十年前的旧建筑，可里面的人却在圆着各自的梦。

南宿舍区一号楼，是一座五层砖混结构的旧楼。一单元



五层的最西边，是一套三室一厅的单元房，住着一个平凡而又不太平凡的人物——艺术研究室副主任、二级舞台美术师、国内外小有名气的画家秦惠浪。

秦惠浪时年49岁，个头不高，白白胖胖。他出生在大史学家司马迁的故乡韩城，放牛娃出身，初中毕业后参军到大西北，后复员到铁道部西安信号厂当工人。他会乐器，爱画画，靠天资聪慧加上勤奋刻苦，没进过艺术院校的他，竟在“长安画派”的发祥地、高手如林的西安脱颖而出，从工厂调进剧团并评上了副高级职称提拔为中层干部。秦惠浪的画风雄浑狂放，富有西部风情，近几年曾赴美、法、加拿大、韩国及台湾参加画展，颇受好评。艺术通过市场变成了财富，在清贫的画家同仁中，他成了率先富起来的“能人”之一。

强父膝下无弱女。秦惠浪的独生女儿秦虹虽然年方22岁，亦不是等闲之辈。这个漂亮姑娘读书不行，却富有艺术细胞，曾加盟几个歌舞团充任歌手。由于上不了档次成不了“星”，就弃艺从商，在西安闹市骡马市开了一片“福乐尔服装精品屋”，堂而皇之地当上了女老板。由于她工于心计，善于钻营，经销的又都是“高档名牌”，一个日出日落便有成百上千元的进项，故此该靓女金饰满身，抬腿“打的”，800元做一次头发眼不眨心不跳。

秦虹的未婚夫叫王涛，28岁，本是秦虹同台的男歌手，也下海开了一家服装精品屋，长期在秦家吃住盘桓。

秦惠浪的妻子秦春梅，与丈夫同庚，是印刷厂的退休工人，为人精明，善于理财。三个“钱耙子”，一个“好匣子”，秦家生意兴隆，财源茂盛，短短几年，聚敛了一百多万元资产，好事





走运,如日中天。

有哲人说,人生的两大目标,一是创造生活,一是享受生活。秦家有了钱,就要享受,享受了,再去挣更多的钱。他家的房子虽是三室一厅,但在最高层,又是西晒,很不理想,急需“革心洗面”。于是在房改时花了一万元买下之后,便大动干戈,彻底装修。秦惠浪调动一切艺术细胞,精心构思设计,请求南方高级工匠施工,柚木墙裙,艺术门框,雕塑廊柱,水晶吊灯,加上木地板、毛地毯、家庭影院、分体空调……耗资8万余元,搞得富丽堂皇,足以和五星级宾馆的客房媲美。

安全是富人的心思。秦惠浪独辟蹊径。他认为防盗门缝隙太多,容易被撬,别出心裁地在木门上包了一层亮闪闪的镀锌铁皮,使之“浑然一体”,“天衣无缝”。北面的窗子离走廊护沿较近,他叫工人做了一道凌空伸出一米有余的铁皮隔墙,以切断贼路。自此,他认为万无一失,固若金汤。遗憾的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忽略了自家的“上房”,忘记了贼人除了翻墙之外,还有个绝招是“揭顶”……

临近元旦的日子是生意人招财进宝的黄金时节。11月25日,一整天秦虹没到店里照面。这不奇怪,她本来要和母亲一起去广州进货的,大概已经走了。奇怪的是,王涛也没有上班。往日里,秦虹外出,王涛总是一主两店的,即使忙得离不开,起码也会打个电话,问问生意情况或发布指令。今天真怪,大撒把了。福乐尔精品屋的雇员谭娜、樊小燕是两个有眼色的姑娘,她们知道要保住饭碗就得多请示勤汇报。往王涛那个店打电话,也说一天没见人,往秦家打电话,次次没人接,打传呼也没人复机。



晚上7点,精品屋关门打烊。谭、樊两位小姐做好了账表,连同当天的1400元营业款送往秦府。上到5楼,来到铁门前,按电铃、敲门、喊话,均无人应答。两人发愁了:这该怎么办呀?营业款日清夜缴,这是店家铁的纪律。1400元虽说不是巨款,但顶上她俩两个月的工资了。丢了怎么办?叫人抢去怎么办?于是使劲撬门,手拍痛了,仍寂静无声。不得已,只好把账和钱带回家去。出楼门朝上一看,可不,秦家窗子都黑乎乎的,一丝灯光都没有,人肯定都出去了。

第二天,依然如故:人不闪面,电话没人接,送款敲不开门。第三天,竟还是这样!奇怪的是,秦虹的母女到广州后也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往常她们可不是这样,一下飞机电话就来了,旺店日进斗金,牵肠挂肚哇。两个营业员无意中当了三天老板,也着实害了怕,冥冥中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不祥的东西。于是转弯抹角好不容易找到了王涛的母亲孟宪英,心惊肉跳地述说了这几天的怪事。王涛的母亲和哥哥大为不悦,责备她俩不该往晦气的方面胡思乱想,因为做生意的人身不由己,说不定王涛和秦虹母女正在广州往这边发货呢!但在当天夜里,孟宪英却越想心里越发毛,竟至整整一宿没睡着觉。

第二天,11月28日清晨,孟宪英从大西郊跑到戏曲研究院家属院,猛敲秦家的铁门,毫无动静。她急忙来到保卫科,向张自翔科长述说了这几天的异常情况,要求撬开秦家的房门查看。张科长既没有同意也没有在意,这倒不是他思想麻痹大意,因为文艺单位一向比较散漫,职工们几天不见人甚至一两个月家里唱空城计是家常便饭,谁能说清到哪里走穴或是“采”什么“风”去了?再说,听说老秦家装修得挺豪华,把





人家好端端的门撬了，户主再回来，若说丢了什么东西怎么办……

孟宪英心有不甘，下午又去了一趟。这次她专到秦惠浪的左邻右舍探访。终于，有一家说11月25号下半夜曾听到秦家有吵闹和像是桌椅倒地的声音。

张自翔科长立马去秦家察看。房门关锁严密，毫无撬砸痕迹。他又楼下转着圈儿仰视，发现秦家南侧最西边的铝合金窗扇开了一条不宽的缝。此时天已黑尽，那道缝黑黝黝地有点吓人，好像一个大大的惊叹号矗在半空。他立即请来分管行政的副院长蔡荣贤。两人一合计，认为情况确实可疑，因为长久出门的人是极少忘记关窗的。于是商量出办法，决定从那扇没关严的窗子入室查看。

此时，已将近夜里23点，正好有一群演员夜场散戏回来。听说要从屋顶攀窗查看秦惠浪家，青年武生权景泰自告奋勇愿担此任。张科长领着小权等七八个人从二单元的天窗攀上楼顶，在权景泰腰间拴了一根粗麻绳，几个人拽着绳头小心翼翼地把他从楼沿坠下去，不到两米，两脚就踩到了窗台。权景泰把窗扇推开，左手撩开双层丝绒窗帘，右手拿手电伸到窗子里去照，那手电光只一闪，就听他一声惊叫：“不好，出事了！”就这一声，楼下地面上正和蔡副院长站在一起向上眺望的孟宪英，已像稀泥一样瘫倒在地……



蛛丝觅兽迹

十分钟后，西安市公安局刑侦处和碑林区公安分局领导和刑侦科就驱车赶到了现场。在撬开铁门进屋之后，见过“大世面”的警官们不由得惊呆了：就在门后两步之遥，仰卧着秦虹的尸体。她的脸、胸部、双臂、双腿被刺31刀，小腹被利刃捅得稀烂。黑色的裙式睡衣和草绿色的地毯被血痂浆在一起。如果不是地毯饱吸了鲜血，她的血早就流出了门外，淌下了楼梯。王涛住的小卧室里，画家秦惠浪扑倒在地毯上，胸、腹、背部伤痕累累，共中43刀。他两眼怒睁，嘴巴大张，一副死不瞑目的惨状。他上身赤裸，只穿一条短裤，脚上只有一只拖鞋，可以想象他出来时的仓皇。离他头部咫尺的席梦思床上，横陈着王涛的尸体。这个身高1.80米、28岁的小伙子身中25刀，右手掌几乎被利刃切为两半，看来他曾从床上坐起夺刀，未能奏效。西南角画室里，蜷曲着秦春梅的尸体。她身中13刀，嘴里塞着毛巾，脖子上的一条伤口深七八公分，食道气管全被割断，整个头颅几乎被割下。墙壁上、字画上、廊柱上、床铺上……溅满了褐紫色的血浆，令人不忍卒视！

这是西安市建国以来极为罕见的一家四口同时被害的血案。侦察员们有条不紊地验尸、取证、检查、拍照，脸色和心情同样忧郁、沉重。现场遗留的罪犯痕迹极少，仅提取到两枚戴手套的指印，一个长24厘米穿袜子的血足印和一堆擦拭刀上鲜血的字画。这一切说明凶犯具有强烈的反侦察意识，





凶狠、毒辣、富有经验。现场勘察发现，秦春梅母女准备外出的手提箱、背包已放满了换洗衣物，但没有现金。秦家所藏的多幅名人字画、纪念金币、金表、金戒指、金耳环以及王涛脱下的皮夹克、长裤均不知去向，但隐匿较好的12万美元的巨额外汇存款单及数千元人民币存折安然无恙。现场勘察的初步结论是：这是一起以劫财为目的的杀人案，但从秦虹阴部被刺10刀分析，不排除情杀可能。初步判断凶手为一至二人，年龄在18至35岁之间，身高1.70米左右。尸检及胃溶物化验表明，发案时间为4天前，即11月24日午夜至25日凌晨之间，凶器为极其锋利的长刃刀具，可能是杀猪刀。从房门完好无损并从外反锁分析，可能是凶犯叫开门入室，抢劫杀人后获取死者钥匙从门内走出，再反锁房门，极有可能是熟人所为。

现场侦察进行了6个小时。当四具僵硬冰凉、面目全非的遗骸抬下楼时，东方的天际正升起黎明的晨曦。

此案非同小可。西安市公安局局长刘平亲自坐镇，抽调130余名精兵强将，组成“11·28”专案组，以分管刑侦的市局副局长吴金彪为组长，刑侦处长穆文修、副处长张健康、碑林分局副局长张复兴任副组长，率领20个刑侦分队投入战斗。

由于秦惠浪全家被害，没有活口，破案线索只能从死者的街坊四邻、亲朋好友和所留遗物中寻觅线索。

从死者倒卧姿态、所受刀伤判断，除秦春梅外，其他三人都程度不同地与凶犯发生过搏斗和挣扎，不可能没有声响或呐喊。果然，住在文艺路的一对男女青年反映了一个情况：他俩11月24日晚看完录像，在戏曲研究院西墙外不远处的夜市吃麻辣烫时，已是25日凌晨3点多钟。突然，不知从院里哪



个楼上传来一声女人的惨叫。虽然只有一声，但惨绝凄厉，令人毛骨悚然，以致那位姑娘不能自持，急忙拉起男友钻进了附近一家熟人的麻将场。当他俩把所闻说给在场的人听时，沉迷在围城鏖战中的牌迷们对外面的世界毫无兴趣，不悦地说：“深更半夜的，谁管那闲事！”满世界，仍是那哗啦哗啦的骨牌声。

刑警们想，既然街上能听到喊声，邻居们不可能没有耳闻。在三番五次追问之下，果然几家近邻都承认当夜的确听到过吵嚷或什么东西倒地的响声。询问他们为什么不问一声，看一下，最起码第二天、第三天关心一下或向院里有关部门打个招呼呢？有人哑然，有人推说“以为是老秦打女儿，家务事不便干预”。当问及秦家的隔壁、一位秦腔名演员时，这位在舞台上饰演过许多英雄豪杰的艺术家一口咬定“那晚睡得很沉，什么也没有听见！”专案组的领导震怒了：“不可能！远处都能听见，他是聋子？！知情不报就传讯他！”这一来，他害了怕，不得不如实秉报：那天凌晨，他被隔壁秦虹的呼救和撞击声惊醒，急忙披衣坐起，听到乱糟糟的声音持续了十几分钟，直到听见开门、关门、反锁门的声音和两个人的脚步声从楼梯上消失。当时他还特意看了一下手表，是3点45分。警官们让他写了经过，签了名，气恼地连手也不屑握，抬腿就走。

秦惠浪、秦虹、王涛均非一般的平头百姓，他们的社会交往十分广泛复杂，政界、文艺界、商界、港台海外，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厚厚的名片夹，乱七八糟的通讯录，连台历、挂历上都密密麻麻写满了人名、电话号码或传呼机号码。秦惠





浪近几年做着国画交易，秦虹、王涛又商海弄潮，生意场上尔虞我诈，经济纠纷的盘根错节，男女之间的感情纠葛，使这起血案错综复杂：仇杀？财杀？情杀？哪个可能都有，哪个可能都不能轻易排除。只有调查摸排才能寻根究底。“11·28”指挥部里，除了几个头脑坐镇之外，100余名警官全部撒了下去。

摸排调查以附近的2个街道、3个村庄、9个单位为中心向四面辐射，与死者有交往或有吸毒、偷盗、赌博的重点排查名单有4450人之多。近到戏曲研究院本单位的540户家属、700余名职工、60余名临时工，远到秦惠浪家乡韩城的乡村，河南的画商，浙江的房屋装修工人，广州、上海的服装批发户。中国的刑警中没有神机妙算的“神探”，有的是大海捞针的实干家。

20个刑警分队严丝合缝地撒开20张天网，在茫茫人海中搜寻着细微的蛛丝马迹。

每天夜里22点，是各分队长回指挥部开碰头会的时刻。在凛冽的寒风中，一个个裹着棉大衣的警官或骑摩托，或骑自行车，或步行，风尘仆仆地来到会议室，汇报、分析、研究、推导。浓烈的香烟雾气腾腾，浓茶的苦涩辣人咽喉，没赶上吃晚饭的匆忙泡一两袋方便面。碰头会开到深夜，开到凌晨，不时地这里、那里响起了鼾声。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没法要求会场纪律，只能是开会的开会，睡觉的睡觉。短短几天，需要对群众便提供的270多条有价值的线索进行梳理，遇到需要立即查实的，一声“出发”，睡着的人立即像弹簧一样蹦得老高。

一位出租汽车司机反映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情况：“11月25日凌晨4点左右，我在文艺路戏曲戏研究院附近拉了一个



客人。这人让我把车往北开，叮嘱开慢点，他把头伸出车窗外，说要找个人。车到环城路十字路口时，又叫掉头往南开，还是找人。一直找到大雁塔南边一个村子，他下车，让等一会儿。他从一个农民院子里出来，说‘人没回来，还得回去找’，这样我又把他送到城里。兜了一圈，连个鬼也没见着，他死了心，垂头丧气地让我把他送回大雁塔，给了我50块钱车费。”

这个线索太重要了！时间、地点完全吻合，而且举止鬼祟，嫌疑重大。6部警车立即出动，将那个农民院“包了饺子”，连房东在内，抓了20余个有吸毒、贩毒、盗窃行为的人，司机一眼认出了七八天前那个神秘的乘客。拉到局里一审问，那人浑身筛糠彻底坦白交代。原来他是外县来西安打工的农民，11月25日半夜和一同伙到文艺路偷一辆三轮车，不料路遇夜巡的民警，两人在惊惶中逃散。为了寻找那个同伙，坐出租车折腾了几个来回。这样的结果不免使警官们失望：重重地撒了一网，打上来两粒米！

书院门文化街是警方布控的重点区域之一。因为案犯很可能拿秦惠浪家的藏画到那儿销赃。果不其然，一个陕南口音的小伙子拿了一幅秦惠浪画的《巴山夜雨》到一家画店出售，要价只200元。当便衣警察突然露面时，年轻人面红耳赤，大汗淋漓，坦白说秦惠浪到汉中采风时曾对他的画作做过指点。因倾慕秦老师的画风和名望，临摹了几张秦的画来西安“投石问路”。当得知秦惠浪一家的悲剧时，年轻人流下了悲痛和惭愧的泪水。

侦破工作紧张却毫无突破。12月6日，一封落款为“戏曲研究院一老职工”的举报信从邮局投递到专案组的案头。信中

